

近代女子體育史研究的新視野——
讀《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431 頁

賈欽涵

「體育」在近代中國關乎強國保種、民族復興、婦女解放等一系列現代性問題，因此學界對於近代體育史研究一直較為重視。尤其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相關的著述更是層出不窮，但多為通論性著作，缺乏從社會文化史、性別史、區域史層面進行深入探討與史料梳理。¹近來，隨著社會性別研究的興起，女子體育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興趣，游鑑明教授新近出版的《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一書(以下簡稱為《運動場內外》)則反映了該領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頗值得我們關注。

該著作的討論範圍限定在 1895 至 1937 年的「華東地區」，亦即

¹ 對中國體育史、近代女子體育史的研究回顧可參見游鑑明，《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一書的導言部分；李磊，〈近三十年來中國近代體育史研究綜述〉，《浙江體育科學》，31：5(杭州，2009.9)，頁 115-119；崔樂泉，〈中國體育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體育文化導刊》，1(北京，2002)，頁 39-41；郎淨、孟鐘捷，〈20 世紀中國體育史研究的再反思——兼論 21 世紀體育史研究的發展方向〉，《體育文化導刊》，2(北京，2005)，頁 33-35。

蘇浙二省與滬寧二市，以此區域為中心偶爾也兼論包括臺灣在內的全國其他地區的女子體育。全書共分六章，主要從「輿論、體育政策與校園文化」和「媒體、社會大眾與女子運動競賽」兩個方面深入淺出地解讀近代的女子體育發展史。導言部分，作者在詳細回顧學界相關研究的脈絡上，概要地介紹了全書的基本框架、研究思路與方法理念，並提綱挈領地提出了本書所要試圖探討的五大問題：為何要女性運動？女性應該怎麼運動？女學生和女運動選手如何看待運動？媒體和社會大眾又以何種眼光看待女子體育和女運動員？女子的運動競賽是否符合宣導女子體育的初衷？

為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作者首先圍繞十九世紀末以來形成的「強國保種」運動觀、「健美的女子體育觀」，就近代女子體育觀的產生背景、發展演變展開了詳盡的討論。作者力求重返歷史現場、擺脫「虛懸立說」，強調分析各種思想觀念背後複雜的爭執論辯，指出在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下女子體育成為救亡圖存的一帖藥方，而隨著 1920 年代之後西方「健康美」觀念的引入，宣導女子體育的言論則在泛政治化的話語之外表現得更為繁複與糾結。作者發現，女性不但是這一系列思想言論的接受者，同時也廣泛參與了各種觀念的製造、爭論和傳播。與蘇競存《中國近代學校體育史》等學者以往的研究相較，該書更注重對女子體育教育政策落實情況的考察，同時反思了學校體育對整個社會運動觀再建構的影響。作者的研究甚至深入到運動場地、體育老師、課外運動、例假與特殊教育等細節內容，將學校體育在近代女子體育發展史上的獨特作用和影響詳實地呈現出來。該書跳出既有研究的窠臼，有意識地撇開「學校主導的體育」，進而從社團組織、兩性關係、學生心理諸角度探究女學生在校園內外的體育活動。通過對大量書信日記、作文、傳記、問卷調查等文獻的細緻考察，作者指出絕大多數女生的運動並非從國家民族層面著眼，而是出於興趣、健

康等個人因素考慮。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作者進一步將「運動場」這一中心概念下的人群進行了分野，著重於討論「沒有進入運動場、不懂也不做運動和沒有進入運動場、卻懂得運動的這兩群人」分別是如何感觀、品評、影響女子體育的。隨著女性在運動場上占據一席之地，她們在媒體聚焦下的風采時而掩過男運動家的光芒，而新聞人對女運動員非競技領域生活的熱切關注，以及這種追蹤式報導的意圖和影響，在書中都得到充分的評析。同時，本書對於運動會的另一主體——「觀眾」的參與、感受、反應分別經歷了怎樣的變遷，也有著客觀而有趣的探討。反觀社會各界對女子運動的眾說紛紜，本書還詳細描述近代以來有關「女性競賽意義」、「強迫運動」、「運動員待遇」、「擬男運動」等賽場上下內外一系列問題的討論，從中不但可以窺見社會大眾對女性運動員的注視與期許，更展現出女子運動與宏觀社會背景的密切關聯。

在全書的結論中，作者表達了對讀者在閱讀本書時自由伸展理解力與想像力的期待，並在更為宏大的層面討論了與女子體育相勾連的一系列開放性問題，內容涉及身體規訓、女性形象構建、公共空間等等諸多方面。此外，作者還將自己的研究置於世界史、中國近代史的框架脈絡中進行比較與反思，雖然相關論述只是點到為止，但卻依然能夠啟發讀者在更廣闊的詮釋空間內理解本書的議題。

依筆者拙見，本書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突出性別史、身體史的研究視角，強調女性群體的主體性地位，是該書的重要突破。高雲翔曾指出：「長期以來女性身體是民族主義與女權主義就現代中國婦女進行爭議的指向標。女性的身體作為展示衝突理念的

場所，反映了婦女作為民族主體的不確定地位。」²對於近代體育史研究來說，「身體」是反映中國社會制度更替、文化衝擊、觀念嬗變的中心議點，同時，發生在女性身體上的種種變化也蘊含了個體的獨特經驗意義。然而長期以來，這些個體意義與經驗卻被棄於宏大敘事的邊緣。《運動場內外》一書則在耳熟能詳的「民族主義」、「女權主義」等話語之外，從一個個微觀案例入手，鉤沉近代女性參與體育運動時的具體細節，用心而細膩地描繪她們的切身體驗與感受，就近代女子體育這一屢被探討的話題進行了更為多元的詮釋。作者用「不憚其煩」來形容她對於校園體育生活事件的敘述，其目的與意義或許正在於此。羅志田曾指出，在討論近代中國思想觀念問題時，要讓思想回歸於歷史、把隱去的「人」召回歷史、在立說者和接受者的互動之中，展現特定思想觀念的歷史發展進程。³本書正是突破了人們以往浮泛的認識，真正做到了讓思想回歸歷史，尊重女性作為「人」在歷史情景中所應有的地位，針對社會生活層面取材進行檢視，從而接觸到女性身為「接受者」甚或「立說者」的所思所感。

其次，大量應用圖像資料，則使該著作在視角和觀點的創意之外平添顏色。尤其在第5章，作者則對一系列取材豐富的圖像資料進行更深層次的解讀，突出圖像本身的闡釋作用。將文字資料與圖像資料相互參詳印證，大大增加了著作的敘述性和趣味性，實為全書的另一亮點。譬如本章第一節「廣告運動／運動廣告」中論及桂格麥片公司如何利用運動競賽來炒作宣傳商品、擴大品牌影響力，作者就分別從

² Yunxiang Gao, "National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on Jianmei (Robust Beauty) during China's 'National Crisis' in the 1930s," *Gender & History*, 18:3 (November, 2006), pp. 546.

³ 羅志田，〈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兩點反思〉，《社會科學研究》，2(成都，2009)，頁150-158。

文字報導與廣告圖像兩方面進行闡述。在賀蕭《危險的愉悅》、王笛《街頭文化》等研究著作中，雖然也曾較多應用圖像資料來參與構建中國近代史的敘述，但作者在本書中並非簡單地通過圖像來透視描畫近代女子體育的形態，而是在此之外努力尋找女子體育與大眾文化、消費、娛樂之間廣泛的互動與聯繫，從而具現出女性體育是如何深入地影響到當時人們的生活世界的。

如何利用「圖像」解讀中國近現代史，長期以來始終是學界關注的前沿問題之一。如陳平原所言，「文字與圖像互相詮釋，既可能互相補充，又可能互相拆解，這個時候，史家的眼光與見識，方才真正體現出來。」⁴但陳也曾提出「以圖像解說歷史」在技術層面的一個兩難問題：如果選擇「雜采眾長」的策略，則選材極廣，圖文之間容易做到「若合符節」，但仍易遷就於文字敘述，圖像只起到輔助作用；如若採取「專攻一家」的方法，雖便於論者考辨分析圖像生產背景、過程，但局限性又未免太大。⁵誠然有學者曾嘗試採取「專攻一家」的策略來用圖像資料來解讀近代體育，⁶但就作者這麼長時段、廣地域的研究而言，則不得不選取「雜采眾長」的方法。可貴的是，本書不僅採取專章討論的方式對一系列圖像進行創發性的解讀，並且將廣告、漫畫、影視、歌曲等藝術形式的材料共同併入一章集中加以論述，又兼及展演材料背後附隨延伸的各種社會現象，試圖超越「讓圖像自己說話」的層面，拓展了我們「看」近代女子體育的視野空間，展示給讀者一幅立體鮮活的女子體育「圖景」，而不僅僅是平面化的「圖

4 陳平原，〈從左圖右史到圖文互動——圖文書的崛起及其前景〉，《學術界》，3(合肥，2004)，頁266。

5 陳平原、夏曉虹編注，《圖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頁2。

6 胡笙，〈近代中國的體育觀——《良友》畫報體育圖像之研究(1927-1931)〉(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像」。總之，《運動場內外》一書另闢蹊徑，充分肯定了新視野下圖像在近代體育史、性別史研究中的獨特地位，強化突出圖像本身的主體性、內在邏輯及其深刻的意蘊，為有意利用晚清民國圖像資源拓展研究的學者提供了借鑑。

儘管有上述諸多優點，筆者也認為本書尚有若干可以商榷之處。譬如在史料應用方面，雖然該書引證資料取材廣泛，新穎翔實，但對檔案資料的使用還不夠充分，且較偏重於利用各類校刊、周年紀念冊等學校出版物檔案，而對相關機構的簡章文書、工作報告則較少重視。比如，在本書第2章中「成立女子體育學校」一小節，作者主要利用黃炎培1917年發表在《教育雜誌》上的〈抱一日記〉，描述了上海女青年會附屬女子體育師範學校的教學情況，其中就因黃炎培記述的錯誤而造成了史實上的混淆。本書原文說：「1917年，上海女青年會附設女子體育師範學校，初期就學年限僅一年半，後來改為兩年。1925年，該校招收高中畢業生，但為提高學校程度，併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頁120)而據相關檔案顯示，該校最早創辦於1915年，建校第一年招收一年制的體育簡易班，在1916年即改為兩年制的專修班。雖然遷校後原校學生直到1925年才正式恢復上課，但該校章程中明確記載併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時間為1924年9月，並非1925年。促使併校原因中雖然也有「提高學校程度」的考慮，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學校運營經費不濟和師資力量的匱乏。⁷雖然原書在此一點的

⁷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3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850-852。〈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年度報告〉，上海檔案館藏，檔號U121-0-19-1；〈基督教中華婦女青年會學校章程〉，上海檔案館藏，檔號U121-0-15；〈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調查報告：PART I 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 1890-1930〉，上海檔案館藏，檔號U121-0-35-9。〈會務新聞〉，《女青年報》(上海，1924.10)，上海檔案館藏，檔號U121-0-45-351。

小小疏漏並不對研究結論造成實質影響，但若能將檔案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則可使相關闡述更為準確、完滿。

其次，本著作對圖像資料的利用、處理、解讀雖極具創意，但或有進一步完善的餘地。近日作者在大陸高校講座時也坦言，由於研究過程中圖像資料選材極為廣泛，很難詳盡地考辨、分析到每幅圖畫的生產過程，和每位作者的創作背景以及其與讀者的關係。然而對來源複雜、內容良莠不齊的各類圖像，是否仍有做一定甄別處理的價值？比如本書第5章第2節中所用《半形漫畫》一刊，由於該漫畫雜誌售價低廉、品味不高，主要以華南地區下層社會讀者為銷售對象，⁸一定程度上導致其刊載的作品在內容形式上較為粗濫。本書所援引該刊第74期的〈女子體格將來的進化〉一則圖畫，即有信筆勾勒之嫌。對此，研究者是否可嘗試將此類圖畫與其他那些較為正式的漫畫作品加以區分？更進一步思考，或許那些草製的圖畫更能直接地反應出草根階層市民心態？抑或那些圖畫本身只是製造出誇張怪異的噱頭來吸引讀者，以彌補其畫技上的拙劣？當我們利用此類材料時，是打開了更大的研究空間還是面臨著「材料片面性」的陷阱？

此外，本書還可進一步打開思路，加強突出近代體育史中女性的主體地位。蘿拉·莫爾維(Laura Mulvey)曾提出，「凝視」是男性文化對女性禁錮機制中的一種暴力。⁹隨著「新女性主義」的發展，莫爾維的理論得到更深層次的討論和修正，學者們提出「回眸凝視」(returning the gaze)等概念來反思「女性凝視」(female gaze)，藉以回應父權「凝視」

⁸ 黃苗子，《世說新篇》(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217；西丁，《美術辭林》(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頁598。

⁹ 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Hampshire: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9).

的單面向暴力。¹⁰拋開玄遠的理論不談，《運動場內外》一書中多次提到女性怎樣積極地參與運動比賽的觀賞，如何羨慕和嫉妒出人頭地的女體育家，甚至還涉論了「男運動員賽前塗抹凡士林」、「擬男運動與男女共同運動」等問題。因此，不妨繼續探究男性運動員在這一過程中是如何刺激女性感觀的？她們對男子運動抱有什麼樣的態度和心理？這又如何影響到她們對體育運動的看法和參與？包天笑的小說《富人之女》中，就記述了一位富商獨生女熱衷於欣賞體校運動會並瘋狂愛慕運動健男，甚至不擇手段追求體育冠軍的故事。¹¹該小說曾在 1926 年連載於《申報》的〈自由談〉專欄，還被導演張石川拍成了電影，其具有的象徵意義和影響自然不言而喻，值得史家注意。作者從事女子體育史研究多年，搜集、注意到類似或更好的材料應該會有很多，倘能加以整合利用，無疑會使著作內容更加豐富。

總之，《運動場內外》一書史料豐富、視角獨特、論述精彩，無疑是中國近代體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反映出該領域最新的研究取向，同時對於拓展中國近代史、性別史的研究視野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與參考價值。

（本文於 2010 年 4 月 7 日收稿；2010 年 9 月 9 日通過刊登）

10 Bannerji Himani, ed., *Returning the Gaze: Essays on Racism, Feminism and Politics* (Toronto: Sister Vision Press, 1993). Lori Harrison-Kahan, "Her 'Nig': Returning the Gaze of Nella Larsen's 'Passing,'"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32:2 (Autumn, 2002), pp.109-138.

11 包天笑，《富人之女》（上海：上海自由雜誌社，1926）。